

专访

# 曾超： 谁的青春 不迷茫

■专题策划：王会进 ■专题采写：王敌



■曾超破门得分。

## 1

### 一开始没想成为职业球员，最好的同学是刘彬彬

曾超出自“足球之乡”梅州。在中国的足球版图中，梅州是一级重镇，走出过李惠堂、曾雪麟，也走出过王惠良、谢育新。不过，近些年来，梅州足球的重要性正在逐渐减弱，中超赛场的梅州籍球员早已不像从前那么丰盛，比较出名的只有饶伟辉（长春亚泰）、刘彬彬（山东鲁能）以及富力的曾超和叶楚贵。

刘彬彬、曾超和叶楚贵算是同级生。曾超表示，他们三个人从10岁左右就认识了。“那是在梅县业余体校，我先认识的刘彬彬，半年后叶楚贵也来了。”曾超说。随着三个人都登上了中超的舞台，梅州媒体把刘彬彬、曾超和叶楚贵合称为“梅州三杰”。对于这种说

法，曾超并不觉得这完全就是褒奖，他说：“大概是因为梅州足球人才断层了，所以才把我们三个专门挑出来吧。”

事实上，“梅州三杰”的职业生涯不尽相同。小学毕业后，曾超和刘彬彬北上山东潍坊，接受鲁能足校的训练栽培，叶楚贵则放弃了去鲁能足校的机会，留在广东加入了东莞南城。然而，多年之后，曾超没能和刘彬彬一起进入鲁能一队，反倒重新和叶楚贵在富力成为了队友。

对于刘彬彬，曾超表示刘彬彬是他在鲁能足校时最好的朋友，也很羡慕刘彬彬能够跻身鲁能一队。对于叶楚贵，曾超认为他大概是富力乃至全中超最帅的球员了。

新快报：小时候是怎么走上踢球之路的？

曾超：算是家庭熏陶吧。我爸爸就很喜欢踢足球，在我小时候，他踢球的时候也会带上我，我就在旁边看。后来，我爸爸就尝试教我踢球，还把我送到业余体校去训练。就这样，我就走上了踢球这条路了。

新快报：踢球时就考虑过吃足球这碗饭吗？

曾超：一开始没想那么多，就是把足球当成一个爱好。后来，大概到小学五六年级时，感觉比同年龄段的其他球员踢得好了一点，就逐渐有了目标。

新快报：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你去了鲁能足校？

曾超：梅州那时也没什么完善的青训体系，刚好有机会去鲁能足校，我们就去了。我那时也不知道北方什么样，就想去看看。去到之后才感到不适应，吃煎饼卷大葱、教练的青岛话也听不太懂。那时上午上课，下午训练，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。

新快报：一个人在北方练球会想家吗？

曾超：想，但平时也没什么机会回家。那时

交通没这么便利，只能搭绿皮火车去潍坊，坐车一整夜才能到。另外，我们也没什么假期可言，冬天要去梧州冬训，很多时候春节都不能回家。一年到头，在家大概也就十多天吧。

新快报：一起在鲁能足校训练的同学，有多少人还在联系？成为职业球员的多吗？

曾超：我们93那批人竞争挺激烈的，挺多人进入了职业赛场。王彤（鲁能）、吴兴涵（鲁能）、韩容泽（鲁能）、杨阔（建业）、糜昊伦（深足）、罗森文（华夏）都是同学，我们都保持着联系。去年租到我们队的李松益（鲁能），在足校时我和他是上下铺，关系特别好。当然，最好的同学是刘彬彬，毕竟是一个地方出来的。

新快报：在足校上学时，有没有想过以后如果踢不上职业怎么办？

曾超：也想过，但更多还是尽最大努力把球踢好，尽可能听从教练的要求，在好好训练的同时也学习一些新的东西。我挺感激足校教练的，当时就胡指导（胡义军）一个人带我们，他非常严格。我们93这批能踢出来这么多，离不开他的严格教导。

## 2

### 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找谁去讨薪，我们也没像别人那样去闹

富力一队中，有两名球员曾两次被球队“放逐”。一个是常飞亚，他先后被租借给贵州恒丰（2017）和武汉卓尔（2019）两支升班马；另一个就是曾超，他先后踢过两次中甲，一次是在广东日之泉（2014），一次是在广东华南虎（2018-2019）。

同为打工仔，职业球员的限制也不少。除了球员的运动生涯非常有限的原因之外，球员也是职业赛事中的标价物。一旦赛事规则发生了改变，球员的“价值”就会相应膨胀或缩水，非常残酷。

2016赛季，曾超出场22次打进3球，是富力的主要替补。然而，2017赛季，中超联赛启用了U23规则，这导致曾超的出场机会锐减至13次。2018赛季，中超U23规则“扩大化”，让U23球员的单场使用数量与外援持平。对生于1993年的曾超来说，朝令夕改的中超规则迫使他做出了转会的选择。

2018年元旦，梅县客家（即广东华南虎）正式宣布曾超加盟，曾超也就此回到了家乡的球队效力。在华南虎的两年里，曾超第一次打上了主力。

新快报：没能和刘彬彬一起进入鲁能一队，心理上会有落差感吗？

曾超：肯定有，但也没想太多，只能说是挺羡慕他的。当然，我心里也明白，肯定自己的能力还没达到鲁能一队的标准。除了还要继续努力训练之外，也得自己寻找机会。

新快报：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加入富力？

曾超：2013年，我随广东队参加了辽宁全运会，那时就已经在广东训练了一年。那时是麦指导（麦超）带队，平时也和广东本地的球队热身，私底下也就会和本地的球员聊。当时，就有人劝我回广东试试，说我也很适合南方球队。而且，鲁能的球员很多，竞争太激烈，再加上我本身就是广东人，所以我就决定回来了。2014年初，我先去的富力预备队，但直到夏天，我的转会才正式完成。

新快报：来到富力没多久，就被“下放”到日之泉，当时有什么想法？

曾超：虽然日之泉在中甲，但正式比赛和平时训练、预备队比赛强度是不一样的。我那时的想法就是要锻炼自己，宁可踢中甲，也要积累比赛经验。所以，我刚完成到富力的转会，就被租到日之泉了。

新快报：2018年，又一次选择加入中甲球队，这次的想法和2014年有不同吗？

曾超：去日之泉的时候，觉得自己

还年轻，就没那么多想法。去梅县的时候，U23规则是主要原因。很多时候，教练换人都不是因为战术需要调整，而是看谁的年龄符合标准。我那时已经超龄了，就想去一个能踢上球的队伍。刚好，梅县队升上中甲，那是我的家乡，他们也表达了很大的野心，我就被吸引过去了……

新快报：这次离开富力，有感到迷茫吗？有没有想过一定要回富力？

曾超：其实，因为打上了主力，2018年的心态比2017年更好。当然了，我还是很想尽快回到中超的舞台，毕竟中超才是中国足球的顶级联赛。在华南虎的两年，感觉自己在心态方面比之前成熟多了，也经历了一些此前从没面对过的事。而且，在华南虎，我是本地球员，要承担的东西就更多。责任变多了，思考的东西也会多，心智就会更快成熟。

新快报：据说华南虎一直存在欠薪的情况？有没有被拖欠过工资？

曾超：我去的第一年没欠薪，是从2019年开始发生欠薪的。当时是说母公司出了问题，俱乐部的工资就开始出现拖欠现象，但我们也没有一个人怠慢过训练和比赛。那个赛季，是傅指导（傅博）带队，我们的想法就是争取让老板在有钱之后能想到我们。老实说，2019赛季真挺艰难的，我们是提前三四轮完成的保级。保级之后，我们就想着跟俱乐部要点

钱，但俱乐部就一直拖，拖到了去年1月。

新快报：2019年欠的钱，是不是真的就没机会拿到了？

曾超：无论怎么问俱乐部，得到回应都是“没钱”。后来，俱乐部就面临递交工资确认表。俱乐部就问队员们愿不愿意签字，俱乐部可以打欠条。其他队友都来自外地，只有我是本地的，那我签还是不签？虽然俱乐部欠我钱，但我是第一个签字的。春节之后，俱乐部就以疫情为由说撑不下去了，要解散。破产清算时，俱乐部说剩下的钱只够分给俱乐部的工作人员——厨师、保洁，这没问题，我们能理解。可是，那我们呢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该找谁去讨薪，但我们也没像辽足那样去闹，就好像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。

新快报：对于华南虎的被迫解散，是一种什么感觉？

曾超：这种感觉特别遗憾。梅州也算是中国的“足球之乡”，而且在中甲，梅州客家还能有个德比。一个普通地级市能有两支职业队，我觉得挺不容易的。作为球员，我们都想帮助球队渡过难关，虽然被欠着钱，但工资确认表上，大家基本都签字了。不过，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，我们还得昧着良心签名……后来，正月初几，领队打来一通电话就说：“感谢这两年的付出，球队解散了。”一支俱乐部，突然间说没就没了……